

全球化對翻譯的影響

莊娛婷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近十年來，由於科技及電子通訊設備的長足進步，深入我們的日常生活，帶動經濟、金融、文化等各方面都趨向全球化和國際化，這個趨勢當然對翻譯業及翻譯研究造成一定的衝擊。

本研究旨在探討翻譯業的變化和翻譯研究如何因應這個衝擊。首先，就最受科技影響的通訊翻譯和機器翻譯討論它們對全球化和在地化的定義，分析全球化和在地化對翻譯產業帶來的轉變，然後，再從這些新的轉變檢視一般翻譯和翻譯研究是否也受到相同的影響。

基於以上的討論，本研究將探討三項要點：第一、從全球化的角度看翻譯；第二、從翻譯學看全球化和在地化的概念；第三、全球化和在地化對翻譯對等觀念的更新。

關鍵詞：翻譯、翻譯學、全球化、在地化

壹、緒論：翻譯的新挑戰

無庸置疑，過去二十年來通訊科技、國際金融和全球經濟造成人類溝通方式和需求的改變，這些改變對翻譯產生了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翻譯的形式、做法、媒體和管道愈來愈多。例如翻譯的媒介從紙本轉到螢幕；翻譯的表達加入新的符號形式，不再受限於文字，聲音和影像也成為翻譯處理的對象；翻譯的管道增加，從傳統的郵寄擴展到透過網際網路和傳播媒體；翻譯客戶也因管道的增加而有新要求，例如，壓縮翻譯交稿時間，這些變化造成翻譯範疇持續擴展。

翻譯範疇擴張帶來新的挑戰，主要有兩個特徵：一方面，出現資訊一致化的傾向，主要是科技和商業翻譯方面，目的在於有效管理和流通資訊。另一方面，出現有資訊多元化的傾向，主要是在社會和文化翻譯方面，目的在於結合資訊和地方特質。

伴隨新挑戰的出現還有新名詞，但這些名詞一開始並不是從翻譯領域衍生出來的，例如「全球化」（globalization）、「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專門化」（specialization）、「多語化」（multilingualism）、「在地化」（localization）等。全球化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出現（Marcus, 2004），在現今的資本主義或後資本主義社會，全球化更是常被當做是社會經濟術語，和企業文化有密不可分的關係（Ponzio

莊娛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口筆譯研究所助理教授。

通訊作者：811高雄市楠梓區卓越路2號，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口筆譯研究所。E-mail: ytchuang@ccms.nkfust.edu.tw

& Petrilli, 2004)。在地化則和電腦相關產業比較有關，就是把一項產品或服務以特定的語言和文化呈現。就本質而言，全球化和在地化都是商業或市場導向。就其影響力而言，這兩個名詞從經濟領域進入其他很多的領域，而翻譯學即為其中之一。

貳、全球化和在地化在翻譯學的定義

本研究將以James Holms (1988) 對翻譯學的概念來檢視全球化和在地化的定義。Holms提出翻譯學包含純翻譯學研究和應用翻譯學研究，純翻譯學研究可分為兩個領域，一是理論性研究 (Theoretical)，一是描述性研究 (Descriptive)，前者從翻譯資料中歸納出原則、理論和模式，再從這些原則或理論去解釋翻譯的現象和問題，後者則描述翻譯的現象和過程。合起來看，純翻譯學研究比較注重翻譯活動的整體現象。至於應用翻譯學研究是指譯者的訓練、各種翻譯輔助工具和翻譯政策、評論。

在翻譯學和翻譯活動的領域中，電訊翻譯 (teletranslation，包括透過網路所執行的翻譯，或是網路相關領域的翻譯) 和機器翻譯 (machine translation)，這兩個區塊因為和電腦及網路的關係密切，所以最早使用全球化和在地化這兩個名詞 (O'Hagan, 1996; O'Hagan & Ashworth, 2002; Hutchins & Somers, 1992; Sprung, 2000)。在電訊翻譯和機器翻譯的領域，或者說是翻譯輔助工具的區域中，全球化是指一種產品「透過技術層面在地化後即可使用」(LISA, 2000)，在地化是指「處理語言和文化障礙來促進全球化的一種過程」(O'Hagan, 2002: 66)。上述的定義看來似乎有些淺薄，只能看出這兩種概念息息相關。在地化可視為幫忙達成全球化的工具。這樣的定義，反應應用翻譯研究的領域只針對特定翻譯的活動引用這兩個名詞原本在商業方面的定義，沒有延伸討論它們的定義。

但是在應用翻譯領域引起注意後，這兩個名詞也在純翻譯研究引發討論。到目前為止以西班牙學者 Anthony Pym 的研究較為深入。他針對這兩種概念目

前在軟體、產品文件、網路科技、和一些國際新聞翻譯的實際應用上，做以下的定義 (Pym, 2004)：在地化是把產品的語言和文化部分轉換成適合當地 (國家或地區) 使用和銷售；全球化是商業方面的議題，主要是把產品銷售到全球的市場；國際化是把產品擴化，讓產品能符合多種語言和文化的習慣，所以國際化是處理產品設計和文件的階段。根據這三個定義，可以說全球化是最終的目的，而在地化和國際化都是達到全球化的手段和過程。

Pym 選擇務實的方法，也選擇採用原來全球化和在地化在商業上的觀點，而不是從翻譯的觀點看全球化和在地化，所以在他的定義中刻意避免翻譯兩個字出現，因為 Pym 指出，在地化的業界和理論裡，翻譯不是討論的議題，例如 Bert Esselink (2000) 為在地化所列的專有名詞中，找不到翻譯這個詞，也就是從全球化的觀點，在地化並非翻譯的同義辭，所以不能將翻譯和在地化畫上等號。此外，全球化和在地化在他的定義中還是侷限在特定的討論範圍，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電訊和機器翻譯，還沒有遍及所有的翻譯活動。

因此，就定義而言，到目前為止翻譯學者還是小心翼翼地處理這兩個名詞，維持它們原來商業取向的定義，與翻譯整體活動保持切割。換句話說，在目前翻譯學這兩個名詞的定義，是由全球化的角度看翻譯，而不是從翻譯的角度看全球化。

參、從全球化的角度看翻譯

由全球化的角度看翻譯，而不是從翻譯的角度看全球化會產生什麼問題？首先，根據以上全球化和在地化的定義，首先可以看出商業的影響力和「產品」這個概念的重要性。不管是在地化還是全球化，最終的目的就是推銷產品，因此推銷產品所要處理的所有元素都是在地化要處理的內容。從這個角度來看，翻譯活動以速度為基本的考量，以免延誤產品的行銷，至於「句法結構和用語的合宜性則被視為次要考量」(Shih & Tang, 2006: 49)。

這樣的翻譯觀念和純翻譯研究對翻譯的了解相去甚遠。翻譯學的理论性研究和描述性研究皆重視作者、譯者、和讀者在翻譯過程中扮演的角色，重視原文語境和譯文語境對翻譯的影響，也重視文本因素、文化因素、社會因素、符號因素等等在翻譯過程中的相互作用。但是，從全球化和在地化的角度，以上種種的因素都不是很重要，商業的利益才重要，翻譯的概念回歸到兩種語言的交換，傾向翻譯學一開始對翻譯的定義。

其次，在地化的過程中，因為商業利益的考量，節省成本和資訊管理也是重點，強調對特定文本（如使用手冊、產品說明書等）的資料建構和術語一致性，而翻譯科技或翻譯輔助工具變成訓練譯者最重要的項目，因此語言的轉換作業單位偏向短語或用語（phrase level），以配合語料庫和用詞方面的統一管理（Pym, 2004），以方便全球化的運作。然而，純翻譯研究對翻譯的作業單位從一開始以字詞、短語或用語為基礎，演變到奈達（Nida, 1964）和卡特福德（Catford, 1965）等學者以句子（sentence level）為研究的基礎，在九〇年代已經發展到以文本（text level）為主（Trosborg, 1997），甚至文本以上（beyond text）的議題，如篇章（discourse）、文類（genre）等（Baker, 1998），作為研究翻譯和翻譯活動的單位。這顯示，全球化的角度注重翻譯的管理和語料庫的建立，講究翻譯的準確性和效益，所以翻譯要以小單位為主。

另外，全球化的定義顯示，產品經由翻譯，透過在地化的包裝，最後銷售到世界各地，這是層層分工的過程，好像工廠的作業線一樣。在這個生產過程中，翻譯是在第一層的作業，接著在地化在第二層，最後是全球化在最頂層，它是屬於商業行為。其實全球化本來就是從商業的利益和效率著眼，這樣層層分工就是一種管理和控制的表現，以求達到最高的效率和最大的利益。但在翻譯學的研究中（純翻譯和應用翻譯研究），效率和商業利益不在研究的範圍內，換句話說，翻譯學不討論如何賣譯作、也不討論如何以最快速度完成翻譯，即使

在機器翻譯和電訊翻譯的領域，也只討論如何利用輔助工具提高翻譯的效率。但是，這並不表示翻譯研究排除商業因素對翻譯的影響，有些翻譯理論對商業因素在翻譯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多有著墨，例如目的理論（skopos theory）。

總括說來，從全球化的角度（經濟或商業的角度）看翻譯（翻譯學中的翻譯概念），有四項主要的差別。第一，全球化的角度將翻譯狹義化，將翻譯焦點放在語言信息的轉換，其他文化、修辭、符號等因素變為次要。第二，翻譯單位傾向短語，不是句子，也不是文本。第三，全球化和在地化的目標是產品，所以全球化和在地化過程中的翻譯，也是為最終的產品做準備，但翻譯學討論的終點是翻譯出來的作品，這個作品不一定是產品。第四，全球化的過程有階級，在地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翻譯則是在地化的一部分。這四點在翻譯學界引起爭論，追根究底，這四點都是翻譯的狹義化所致，尤其是第四點，因為翻譯學者如果從廣義的角度解釋翻譯，可以把在地化納入翻譯的一部分，以下將比較翻譯的狹義化和廣義化看全球化和在地化的差別。

肆、從翻譯學看全球化和在地化

上述四點反應科技的進步和世界的潮流對翻譯研究造成的衝擊。翻譯學從一九七〇年代發展成一門獨立的學科（Baker, 1998），專注於研究各種翻譯理論和實務，對翻譯的概念逐漸擴展，從文學翻譯、非文學翻譯、廣告翻譯、網頁翻譯等等，早已將愈來愈多的因素納入翻譯的一環，對於全球化把翻譯概念狹義化，對某些翻譯研究的學者來說很難接受，就如同Pym在〈在地化模式可以從翻譯理論學習到什麼？〉（What Localization Models Can Learn from Translation Theory?）一文中（2003）提出的五個反問一樣，包括翻譯真的只是在地化的一部分？翻譯真的只是語言的轉換？翻譯真的只是應用語言學的一部分？翻譯的原文和譯文一樣？翻譯在全世界都一樣？Pym 對這些反問的答案很明顯，都是否

定的。這透露目前一些翻譯學者的立場是傾向擴展翻譯的概念，認為在地化只是翻譯的一種。

要定位全球化在翻譯研究的地位，首先要了解全球化的運作。全球化是從資訊一開始的創造（Create），到資訊的取得（Acquire）、資訊的管理和儲存（Storage & Manage），然後把資訊在地化（Localize），包括翻譯和選擇合適本土的內容翻譯，以及建立翻譯名詞資料庫等，最後是把在地化的資訊送給所有需要的部門、公司或客戶（Provision），再公布（Publish）到網上（web）或印成紙本（Fan, 2005），這個過程也可說是全球資訊循環管理，如圖1所示。所以全球化是資訊從無到有、從有到不同版本、從不同版本到市場的一個過程。

Global Information Lifecycle Management 創造（Create）→
取得（Acquire）→管理和儲存（Storage & Manage）→在地
化（Localize）→分送（Provision）→公布（Publish）

圖1 全球資訊循環管理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Fan (2005)。

翻譯學並非從原文的創作開始考量，也不考慮譯文的分配及發表，因此翻譯研究只專注於原文，盡量將原文整體呈現。若是將一般翻譯的過程，從原文的創造開始探究，也可能和上述全球化的過程一樣。從這個過程看來，全球化的定位相當於資訊流動的過程，不只是電訊翻譯或機器翻譯適用，一般翻譯在未來數位化後也適用。

此外，全球化這種商業導向的過程，反應當前的社會環境，也就是所謂的語境（context），很多翻譯學者（Hatim & Mason, 1990, 1997; Hatim, 1999, 2001; Toury, 1995）對語境和翻譯過程的關係做過深入的研究。如果把全球化當成是翻譯過程的語境，那麼全球化一方面影響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選擇，一方面有受到翻譯過程的影響而加強全球化或在地化。所以本文作者認為，從全球化看翻譯過程，可說是一條線行的資訊流動（圖一），翻譯是資訊流

動的一部分；但如果從翻譯看全球化，則全球化不只是資訊的流動，而是一個環境或語境，和翻譯過程做另一個面向的交流，如圖2。



圖2 翻譯過程與全球化的交流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當翻譯成為全球化或在地化的一個推力，成就全球化或在地化的一個環境，如此一來，全球化和在地化的定義就和前面提過的大不相同。紐馬克（Peter Newmark）在“*No Global Communication Without Translation*”（2003）報告中指出，所有種類的翻譯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促使經濟、科技、文化、商業全球化，這些全球文化和全球認同與主流語言和文化有密切關係。這種關係推動英語自二十世紀下半紀以來，成為最主要的國際語言（Dollerup, 1997: 89）。因此，翻譯造成的全球化幾乎與英文的全球化同步並進，創造出英語文化的全球化需求。另一方面，由於翻譯的目的是為了讓本土的讀者瞭解原文，以達到溝通目的，因此翻譯必須融入本土市場，運用本土的文化和語言特色，根據不同的文本、題材設定特定範圍的讀者。所以，翻譯對本土的定位和文化有穩固的效果，以抵抗英語化、主流文化和全球化的影響。這就是從廣義的角度看看全球化和在地化。和前面的定義比較，透過翻譯活動造成的全球化和在地化似乎方向並不一致，全球化和在地化似乎也沒有階級的分別，而是兩個對等的力量相抗衡。

但是，廣義翻譯概念下的全球化和在地化真的互相抵觸嗎？我們可以用維努地（Lawrence Venuti）的異化（foreignization）和歸化（domestication）的觀念來檢視和推測在地化和全球化未來的變化，因為歸化和異化是維努地用來區分譯者在面對主

流文化和次要文化時所採取的翻譯策略（Venuti，1998）。異化指的是透過翻譯以保留和強化目前主流語言、主流文化的翻譯策略，歸化則是以提升次要語言、次要文化的地位，與主流語言及文化相互競爭、抗衡。顯然地，維努地是把英美文化語言當成主流，而其他非英文語言文化當成次要。就此觀點來看，異化與歸化的翻譯策略相互衝突。也就是說，如果翻譯是形成文化認同來重新呈現外國文化，這個外國文化同時也建立了本國主觀性，那麼異化就是選擇和重現翻譯作品來建立外國文化和外國認同，不可避免地與歸化所追求的本土效果和認同相互抵觸。但是，採取歸化或異化的策略後，效果是否也相互衝突？

以下先就中國翻譯史中的異化和歸化的運用，檢視這兩者的效果，依照翻譯策略分四個階段討論，包括佛經翻譯階段、基督教傳教著作階段、五四運動階段，以及與歐洲接觸的階段。

佛經翻譯是將梵語譯成漢語。這兩種語言的權力關係是由宗教因素所主導，因此，原文所要傳達之訊息是神聖且不可擅自竄改的，結果就造成了譯文讀者理解上的困難。原文文化的優越地位決定了翻譯策略，此策略異化了譯文，並建立了新的思想—佛教。而當時佛教是不存在於譯文文化的。但是，現在佛教思想已經融入到中國文化，並成為了中國思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顯示雖然異化是最初翻譯的策略，但隨著時間和譯文社會的變化、融合外來文化的種種因素，使得翻譯達到歸化佛教文化到中國文化及語言的效果。

第二階段的基督教傳教著作也與宗教相關，但其影響力卻不如第一階段，因為基督教著作只占這個階段的一小部分，例如，聖經。主要的翻譯資料還是與科學相關的領域，像是數學、天文學、地理，以及物理等。這些資料都來自於西方的語言，翻成漢語，再經過政府官員的整理後，成為了譯文文化的一部分。當時的譯文文化強盛，因此以中國為中心的態度成為主流，讓譯者傾向使用了歸化的翻譯策略，顯示原文語言與譯文語言的層級關係。

這個情況下，反而是譯文語言被塑造成了霸權、主導的語言。然而，基督教著作在後來卻轉變成為一種獨特的外國觀點及認同，不如佛教文化的中國化程度，這也顯示了譯者使用的歸化策略得到的效果並不平行。

五四運動指的是在二十世紀初的許多政治和文化改革。提到五四運動的原因是，這個運動是中國思想與語言上的一個明顯轉變。在思想方面，中國主要的社會思想已從帝國主義轉變為國家主義，傳統主義轉變成了現代主義，保守主義轉變成了自由主義。五四運動之前，翻譯著作皆採取歸化策略，只選擇可以同化到中國傳統價值的資料來翻譯，林紓即為這時期的代表譯者。然而，維努地（Venuti, 1998）指出，翻譯歸化的過程中，國內文化與政治議題並未完全將外國元素排除在外，而是開啟了中國想要與國際競爭的奮鬥過程，於是造成了原文文化與譯文文化兩者的轉變。也就是說，原文文化並沒有歸化成譯文文化，反倒是原文文化比譯文文化強勢，受到譯文社會的認同，因而在譯文社會裡顯出異化的效果。

最後，與歐洲國家接觸的階段是在二十世紀的後半段。當時，中國語言與文化正在尋求一個平衡點；為了要藉由語言與文學的異質性，促進文化轉變，翻譯有時是採取異化策略，有時則採歸化策略。因為中文文化及語言處在一個實驗性的階段，測試現代化的程度和進展。可以說，歸化和異化都是想藉由翻譯達到現代化的手段。既然這個階段並沒有主要的翻譯策略，所以比較無法釐清翻譯策略的選擇所造成的效果。

以上的討論顯示以歸化或異化做為翻譯策略，其結果不一定如預期，因此這兩個方向也許一開始的出發點不同，但結果卻不一定相違背。在地化和全球化也是如此，如同道勒拉普的看法，他認為全球化與在地化之間的衝突在未來會漸漸化解（Dollerup, 1997）。他表示全世界翻譯工作呈現前所未見成長的原因有二：第一，主要的語言，特別是英語，成為了國際上用來溝通的主要語言。第二，

次要語言的社群為了理解上的方便，偏好以自己的語言溝通。也就是說，道勒拉普認為英語成為國際上最主要的溝通語言的過程，可以與發展次要語言並存。因此，他的結論是，全球化與在地化趨勢看起來可能會相互矛盾，但在現實中，這兩個趨勢其實可以並存。因為在主要語言與次要語言不平等的地位中，比起主要語言，次要語言與文化更會因為全球化和在地化而受益以及豐富。而且，全球化與在地化也會將主要文化同化，使其成為次要文化的一部分。

此外，從上面的討論得知，全球化和在地化與異化和歸化並不相同。全球化和在地化是二十世紀末期的產物，配合國際整體的大環境而產生的。因此，全球化和在地化與異化和歸化所處理的問題層次不同。全球化和在地化是國際級的層次，異化和歸化是國家級的層次，所以凡是以國際概念相關的翻譯，如網頁、文學作品、技術文本、線上報紙及雜誌、廣告，以及字幕翻譯等，所考量的不只是翻譯策略，而是翻譯的效果與功能。藉由電腦與網路的輔助，在各種文本的翻譯過程中，都同時牽涉到了全球化與在地化。

伍、全球化與在地化對翻譯對等觀念的衝擊

以上的討論，主要是釐清全球化與在地化在特定的翻譯活動（軟體、產品文件、網路科技、和一些國際新聞翻譯），和目前翻譯學對這兩個名詞的用法。現實中，因為網際網路和電腦的普及，愈來愈多的翻譯活動也受到以商業為本質的全球化所影

響。所以我們必須考慮，如果一般翻譯不再以原文為依歸，改由以產品做考量，那翻譯的對等觀念又該如何處理？

以全球化對翻譯產業所造成的衝擊來說，《哈利波特》（Harry Potter）的翻譯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英文的語言和文化藉著此書的翻譯席捲各地，由此可知，全球化對泛英文文化的正面效果。對中文來說，哈利波特的翻譯並沒有矮化或削弱中文的語言和文化，反而刺激中文語言及文化往一個新的面向發展，而中文語言及文化又因為地域性及政治性的因素，使中文譯本的地化產生許多版本，例如大陸版、臺灣版等。

為了比較兩個譯本如何反應在地化和全球化，本文作者選擇比較兩個譯本對書名和書中咒語的翻譯，討論產品的觀念以哪種方式進入翻譯的過程中。

從表 1 看來，就格式上大陸譯本和原文書名形式上比較對稱，因為原文和大陸譯本都有對等連接詞「and」「與」，每一本書都有不同的書名，但都以哈利波特為主題。臺灣的譯本則用哈利波特為每一本書的書名，另外加上副標題，並且在副標題上多出原書名沒有的字，如「神秘」、「消失」、「逃」、「考驗」、「密」。就翻譯的對等觀念而言，臺灣譯本顯然表面上對等的程度較低，不僅形式不對等，意義也不對等。但是為什麼要選擇放棄形式和意義的不對等，而選擇強調每本書的書名都有哈利波特這四個字。就是受到產品觀念的影響。想把哈利波特變成商標，使臺灣的讀者很快的接受

表 1 哈利波特的中文譯名比較

原文書名	大陸譯本書名	臺灣譯本書名
Harry Potter and the Sorcerer's Stone	哈利·波特與魔法石	哈利波特 神秘的魔法石
Harry Potter and the Chamber of Secrets	哈利·波特與密室	哈利波特 消失的密室
Harry Potter and the Prisoner of Azkaban	哈利·波特與阿茲卡班的囚徒	哈利波特 阿茲卡班的逃犯
Harry Potter and the Goblet of Fire	哈利·波特與火焰杯	哈利波特 火盃的考驗
Harry Potter and the Order of the Phoenix	哈利·波特與鳳凰社	哈利波特 鳳凰會的密令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 2 哈利波特咒語翻譯比較

原文	大陸譯本	臺灣譯本	原文	大陸譯本	台灣譯本
Accio Avis Colloporatus Crucio Deletrius	飛來飛去！飛鳥群群！ 快快禁籙！鑽心剗骨！	速速前！飛飛禽！密密膠！咒咒虐！吹吹除！	Mobiliarbus	移形幻影！移形幻影！	呼呼移！浮浮，殭屍行！魔魔斃！唸唸
Densaugeo Diffindo	消隱無蹤！門牙齊大	涎涎牙！吩吩綻！咻咻	Mobilicorpus	影！屍骨再現！諾克斯！一忘皆空！蘭花	斯！空空遺忘！撲
Dissendium Enervate	棒！四分五裂！左右為難！	降！萎萎起！暴暴吞！	Nox Obliviate	盛開！收拾！閃回前	撲蘭！打包！呼呼，
Engorgio Evanesco	難！快快復蘇！速速變大！	消消滅！辣辣燃！熔熔沸！	Orchideus Pack	咒！盔甲護身！悄聲	前咒現！破心護！噓
Flagrate Furnunculus Impedimenta	現！火烤熱辣！障礙重重！	止止，不透！繩繩禁！	Prior Incantato	細語！速速縮小！粉	噓靜！啾啾縮！噪噪
Imperio Impervius	重！魂魄出竅！防水防濕！	吼吼燒！咄咄失！疾疾，動……！	Protego Quietus	身碎骨！力鬆勁泄！	消！嘶嘶退！復復
Incarcerous Incendio	熊！攝神取念！……移動！	路摸思！	Reducio Reducto	恢復如初！咧嘴呼啦	修！哩吐三卜啦！叱
Legilimens Locomotor Lumos			Relashio Reparo	啦！滑稽滑稽！清理	叱，荒唐！滅滅淨！
			Rictusempra Riddilulus Scourgify	一新！烏龍出洞！無聲無息！聲音洪亮！	蛇蛇攻！默默靜！哄哄響！咄咄失！
			Serpensortia	昏昏到地！	
			Silencio Sonorus		
			Stupefy		

資料來源：<http://www.cjvlang.com/Hpotter/index.html>

和這四個字相關的產品，例如電影、玩具等。另外，在臺灣譯本書名多出來的字是從哪來的？顯然是從書的內容中擷取的。臺灣的譯者不以原書名為翻譯的對象，而將整合書名和書的整體內容為翻譯的對象，目的是為了讓整本書成為產品。

因為這本書是描寫一個少年上魔法學校的故事，所以魔法咒語的算是這本書的特色之一。表 2 列出哈利波特咒語的翻譯節錄。原文的咒語大多是從拉丁文轉變的，在英文的原文中顯得突出而古老。比較大陸的譯本，咒語的翻譯多採意譯，少數音譯，形式上以四字格為主（表 2 中 42 個咒語中，有 37 個翻譯成四字格），還有一些套用成語，如「障礙重重」、「魂魄出竅」、「左右為難」、「無聲無息」等。臺灣的譯本相較之下，形式上大多採取第一和第二個字重複，相對突出咒語表達形式的統一（表 2 中 42 個咒語中，有 37 個第一和第二字相同），這種形式有時造成意義瞭解的困難，例如「吼吼燒」、「破破心」、「嘖嘖障」、「咄咄失」等，從字面上很難判斷咒語的作用。這種形式的選擇並非來自原文的影響，而是譯者對這

些咒語的包裝，讓它們成為這個魔法冒險故事的一項產品特色。此外，大陸譯本和臺灣譯本都不傾向音譯，而偏向讓譯入語的讀者能很快接受咒語的翻譯。

以上兩個例子透露出產品的觀念不只已經進入一般翻譯，而且還把產品的概念推向全球化。翻譯學近年來的理論，如目的理論、功能理論、和以譯文為導向（target-oriented）的翻譯理論，也有討論產品的概念影響翻譯的對等，但是在那些理論中，產品的概念也是以譯文的社會環境為主，也就是說，翻譯出來的作品只檢驗會不會受到譯文的社會和讀者的接受。在全球化觀念進入後，翻譯出來的作品必需能和其他的譯文社會做成串連的效果，才能達到全球化的目的。以哈利波特的書名翻譯為例，臺灣和大陸的翻譯都有產品的概念在翻譯的對等上，但是臺灣的翻譯比較強調商標、品牌的概念，如此才能與其他語言的翻譯產品一起發揮影響力，不同語言的版本形成一個全球都能分享且認同的哈利波特的文化，使哈利波特成為全球化的商品，換言之，哈利波特的中文翻譯要和其他語言

的翻譯一起發揮作用，才能讓任何一種哈利波特的商品出現，就都能夠被世界上很多國家的消費者接受。

因為全球化產品觀念的影響，所以翻譯的對等概念從傳統的原文對譯文的對等（一對一），轉成原文產品對全球譯文產品的關係（一對多）。這種關係並不一定是對等關係，因為原文產品中不一定每個元素都會被轉成譯文產品的一部分，而且譯文產品中也會新加入了一些和原文不相關的元素。原文產品中元素的選擇和譯文產品中元素的添加，是受到翻譯環境（context）的影響，也就是和全球化與在地化相關。Pym（2004）也注意到這個現象，他甚至說翻譯以前的對等概念已死，取而代之的是他所謂的「人工對等」（artificial equivalence），不再是動態對等（dynamic equivalence）或功能對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這種新的對等觀念將是未來研究全球化和在地化的重要課題之一。

陸、結論：全球化對翻譯的影響

全球化與在地化是新時代的產物，它們對部分翻譯區塊的影響遲早會擴及到翻譯整體產業，它們所代表的是未來的趨勢，由於科技的廣泛使用與快速發展，整個翻譯活動都將與電腦、網路相關，而且電腦和網路遲早會成為翻譯過程的一部分，因此電訊或機器翻譯對全球化和在地化的觀念有指標性的價值，未來可能將資訊流動的過程和翻譯過程相結合，成為翻譯研究的課題。全球化和在地化也會因為翻譯定義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定位。

就狹義的角度，全球化是整合資訊的流程，在地化是根據不同的社會需求作調整，而翻譯則是根據不同的語言作調整。就廣義的角度，兩者皆是翻譯活動對外在環境的交互作用，一方面影響翻譯的過程，一方面也因為翻譯的過程而加強。換句話說，狹義的翻譯和廣義的翻譯，影響全球化和在地化在翻譯學的定位。狹義上，翻譯是在地化的一部分，而在地化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兩者之間的層次不同。廣義的翻譯則把全球化和在地化當成文化的

議題，沒有層次的差別。

最後，翻譯的對等觀念（equivalence）原本是以語言為主，以原文和譯文的相互作用為對等觀念的根本。但隨著外在環境的變化，對等觀念的根本，將由譯文本身轉移到譯文和外在環境的結合所創造的效果。如此一來，翻譯不再受限於原文，翻譯也不再是語言的轉換，而是實實在在的創作一個產品，一個能夠行銷全球的產品。

參考文獻

- Baker, M. (1998).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 Catford, J. C. (1965).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ollerup, C. (1997). Issues today, challenges for tomorrow: Translation and English as the international lingua franca? In Labrum, Marian B. (Ed.), *The Changing Scene in World Language* (pp. 83-106.).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Esskink, B. (2000). *A Practical Guide to Localiz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Fan, K. (2005). *Globalization information lifecycle management*. Retrieved May 18, 2005, from <http://www.em.tsinghua.edu.cn/ShowNews.aspx?ItemID=2119&ModelID=4>
- Hatim, B. (1999). Implications of research into translator invisibility. *Target*, 11(2), 201-222.
- Hatim, B. (2001).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translation*. London: Longman.
- Hatim, B., & Mason, I. (1990).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London: Longman.
- Hatim, B. & Mason, I. (1997). *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 Holmes, J. (1988). *Translated! Paper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Amsterdam: Rodopi.
- Hung, E., & Pollard, D. (1998). Chinese Translation. In Baker, M. (Ed.),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pp. 365-374).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 Hutchins, W. J., & Somers, H. L. (1992). *An introduction to machine translation*. London: Academic Press Limited.
- LISA (n.d). *The Localization Industry Primer*. Retrieved

- February 28, 2005, from <http://www.lisa.org/products/primer.html>
- Marcus, S. (2004). Signs of cultural globalization. *Semiotica* 150 (1/4), 135-149.
- Newmark, P. (2003). No Global Communication Without Translation. In Anderman, G. & Rogers, M. (Eds.), *Translation Today: Trends and Perspectives*(pp. 55-67).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 Nida, E. A. (1964).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Involved in Bible Translating*. Leiden: Brill.
- O'Hagan, M. (1996). *The coming industry of teletranslation*.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 O'Hagan, M., & Ashworth, D. (2002). *Translation-mediated communication in a digital world*.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 Ponzio, A. & Petrilli, S. (2004). Global communication, proximity, and responsibility: Beyond the logic of Identity. *Semiotica*, 150 (1/4), 151-167.
- Pringle, G. (2006). Harry Potter in Chinese, Japanese, and Vietnamese Translation. Retrieved February 28, 2006, from <http://www.cjvlang.com/Hpotter/index.html>.
- Pym, A. (2003). What localization models can learn from translation theory. *The LISA Newsletter. Globalization Insider*, 12 (2/4). Retrieved April 4, 2005, from http://www.lisa.org/archive_domain/newsletters/2003/2.4/pym.html.
- Pym, A. (2004). *The moving text. localization, translation and distribu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Shih, C., & Tang, Y. (2006). "Technological Turn" and its effects on translation educati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34(3), 45-58.
- Sprung, R. (Ed.) (2000). *Translating Into success. Cutting-edge strategies for going multilingual in a global age*. American translators association scholarly monograph series XI.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Toury, G. (1995).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Trosborg, A. (1997). *Text typology and transla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Venuti, L. (1998).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初稿收件：民國 95 年 6 月 26 日
 完成修正：民國 95 年 9 月 18 日
 正式接受：民國 96 年 1 月 3 日

The Influence of Globalization on Translation

Ying-Ting Chuang

National Kaohsiung Fir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through the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finance and culture, the social context is changing and reshaping, making impact on translation practice, translation industry, not to mention, translation studies.

This paper thus explores how translation practice and translation industry is changed by the social context and how translation studies reflect the change. This paper begins with exploring internet-related translation, due to it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echnology, to analyze the features produced by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in this area. Then, these features are used to demonstrate whether general translation is under the same or similar influence by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Thirdly,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ranslation studies should be modified by the features and changes.

Accordingl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ree issues: to approach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ization, to clarify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to discuss the concept to equival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ization.

Keywords: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studies, globalization, localization